

送你一颗“珍珠”

胡宇

最近做了个小手术，切除右手无名指上一颗小疔。虽是很小的切除，但也缝了四针，打了麻药的手术过程仍然很痛，而且术后两周手指不能沾水，实在给生活造成很多不便。

大约半年前，手指第二指节处有些发红和微痒，似是被蚊虫叮咬过，抠了几下，没有在意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此处皮肉仍是红肿，而且有了一颗比米粒还小的疔，此时以为是长了疔子。乡里老人说，疔子成熟后挤出脓就好了，我因而心安理得与之相处。谁知两三个月后，皮肤仍然发红，疔仍然在长大，但丝毫没有“成熟”迹象。于是和一个“医学权威”——曾经当过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和院长的朋友聊起这事。

“医学权威”认真地看了一下说：“没事，我身上也长过这东西，不要管它，过段时间自然会好的。”

“医学权威”说的肯定没错，我就不理它了。

然而几个月后，小疔不仅没有成熟，还长到比黄豆大，不时摩擦，疼痛感越来越强烈，握笔写字时已经明显感觉不适。

目测这个异物不会自行消失。这次不再和“医学权威”商量，自己直接去了医院，想着应该用激光或者液氮快速处理一下就行。

医生认真地看了一下，建议我先吃三天消炎药，再来做切除手术。

“手术？”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准备，这么一个小东西，还要大动干戈进手术室？

“如果早点来，处理会简单些，现在这么大了，你说的激光和液氮手术，过程虽然很简单，但创面会比较大，恢复期也长，到时你会很不方便。”

医生态度十分诚恳，说的话也专业，像是真正的医学权威，我乖乖听话，老老实实吃了三天罗红霉素，再到医院做切除手术。

手术时，医生做事很细致，把异样组织从根部处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再把伤口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缝针的时候也特别细致，像在处理一件艺术品。他说这样愈合后手指不会有疤痕，很漂亮。

究竟如何干净和整齐，我不敢看手术过程，不得而知，全程是医生一边操作，一边给我作解说。听着手术刀的咔嚓声，疼痛从心底游蛇一样狂吐信子，我全身紧绷，直到最后一针缝上，身体才松弛下来。因为高度紧张和强忍剧痛，出了一身大汗。

想想，人类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生命，肉体本身却无比脆弱，一点小小的异物，哪怕大动干戈，也要去之才能身心安顿。

水底小小的柔弱的蚌，当沙砾侵入，它对这没法去除的异物选择了接纳和包容，经历磨砺和疼痛，最后孕出珍珠。

如果非要与之类比，我只能说，这事给了我生活经验，那就是：人不是蚌，遇到侵入生命的异物，遇到自己本能排斥的事物，果断切割吧，断舍离，要早，要快，要决绝。这就是我收获的珍珠，也送给亲爱的朋友们。

惊艳亮相

熊燕

最近迷上了刷抖音，看到视频中一秒从大妈变美少女的视频，我心思浮动。想着青春永驻不可能，年华渐逝是自然规律，但偶尔改变一下，重温青春“嫩”颜也是可以的。

我是一个急性子，有了想法就马上行动：烫染头发、做美甲、粘假睫毛、贴双眼皮、敷面膜、化上精致妆容……镜前一站，头发乌黑、肤如凝脂、唇若桃李、明眸善睐，不仅五官变得年轻漂亮了，整个人的气质也显得空灵清雅。我高兴又买了一件蓝色长裙，腰上系了腰带，配上一双7厘米的高跟鞋，显得亭亭玉立，年轻了好多岁。

打扮好，背上迷你小挎包，我满怀兴奋地开车回家，迫不及待地想来个惊艳亮相，闪瞎老公的眼。

老公正在厨房忙碌，听到开门声，拿着锅铲从厨房探出头，看到我，将我从头到脚看了个遍。

我兴奋地问：“好看吗？”

老公木然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好看。”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去洗手吧，饭马上就好。”

我没料到老公是这个反应，失望地将脸转向儿子，说：“儿子，妈妈今天漂亮吗？”

儿子却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，说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

我莫名其妙。

儿子哭着说：“吴叔叔刚才来了，说他离婚了。还说，他很后悔，婶婶最近特别注意打扮，他竟然没引起重视。如果早引起重视，也许能将婶婶留住。吴叔叔说一个人突然注重打扮肯定是有着新情况，还说爸爸多关注你……”

这哪跟哪呀？我哭笑不得。



熊伟/图



越过山丘

沈念

酒吧冷清，乐声低沉。坐在对面的他，脸色灰黄，没有刮净的胡茬低低矮矮，像沙漠上新长的一丛未成林的棘林。很难想象，半年前见到的他，春风得意，每一条皱纹都是跳跃的，都是能笑着发出声响的。

那时的他是人们眼中的一位成功者。成功者的故事，有时是别人帮着书写的。关于他的经历，我也多是从朋友口中获知。从在县城做农资肥料挖“第一桶金”，又转向农产品的制作、配送，后来涉足城市餐饮、娱乐……我与他初识时，做记者的年头不长，他也是会脱掉鞋袜去田地里感受“人勤春来早”的企业家，后来相当长时间不联系，再次在一个饭局上相见时，有人悄悄提醒我，他已成为有名的负债者。

也就是那顿饭后，他忽然约我，我以为他是想讲创业的经历故事，讲人生中翻越的一个个“山丘”。这是我们很早就酒局上有过的约定，但见面后他告诉我的，是现在已处于人生的低谷，甚至身陷泥潭。

“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”

他瞟向不知何时坐在高脚椅上的歌手，说：“我给你点一首歌吧。”

我从他神情中看到的是一种突然降临的衰老。片刻后，我听到一段低回的旋律，像是在说话，但声音却是很熟悉的。“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

了也值了。”是华语乐坛“大哥”李宗盛的歌，由他作词、作曲并演唱的《山丘》。

我看着他流泪，走到了眼眶的“悬崖”边，然后被他抹去……

“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地还手，直至死方休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。”旋律尚未结束，歌手喃喃自语，当我睁开眼，对面的他已经不再而别，夜色吞噬了他和他曾创下的辉煌。那是我们见过的最后一面。后来很多次，我在听到《山丘》这首歌时，就会想到这位朋友，想到没有在他离开时给他一个拥抱。也许那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拥抱。

我把这段经历当故事讲给现在的朋友听，有时我们坐在酒吧，又仿若回到了那个夜晚。音乐是给有着不同情绪的人的慰藉。那属于无数夜晚中的一个，是因为一首歌，还是因为一个人的跌宕人生，变得有了颜色与气味，变得有了记忆与声响。又因为那个夜晚和《山丘》，我没想到，华语乐坛的一位顶尖级的音乐人，在我心中珍藏的理由是人人无不在的哀伤。这种哀伤也曾成为很多人的生命底色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听着他声音中带着磁性的沙哑，听着旋律中的种种伤怀与感慨，年少时不懂李宗盛的，人到中年之后，再去听李宗盛，才真正领悟到，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。”

2014年，我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陷入另一种焦虑和选择之中。我将离开一座

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，要前往另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开始新的工作与生活，未来还有家庭的迁徙，孩子的教育，事业的新出发……现实烦恼仿佛横亘在我面前的山丘，是需要更多艰辛和努力才能去翻越的。既充满好奇和挑战，又担忧翻越过后看不到自己想要的风景。这种焦虑也许还来自那个已经跑路的朋友，那段日子外界传闻纷纭。有人说，他这辈子也不要翻身了。他曾翻越过了那么多的山丘，此时这一座的险峻陡峭，真是永远也翻不过去的？

这些年过去，当然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个逃离故乡的朋友的消息。他像一滴水消失在更多的水中。这滴即使是混浊的水，也在时间中被消解而变得透明。让我一直觉得是个谜的是，那位朋友为什么会选择《山丘》作为离开的背景音乐，直到后来我的人生中的那些经历，我也会慢慢向一首歌靠近——走心的音乐，是切中人生某个阶段或是贯穿一生的某些不变的命题的，也就是在那种“透明”中让我们看着、想着、感受着人间的喜悦与哀乐、悲欢与离合，以及诸多遗憾和失去。

我有时希望时间会给我答案，或许，在下次，在某一个酒吧再听《山丘》，我还会遇到那位已经走散了的他。他端着一杯酒，脸上带着笑容，他低声地说，他已越过山丘。

书卷，他们相互致礼。雕塑掩映在桂花树下，迟开的桂花，传来阵阵香气。

朱熹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《中庸》里关于“中和”的概念。朱熹讨论学术问题十分热烈，“三日夜而不能合”。“朱张会讲”的消息轰动士林，远近的学子顺江而下，都被吸引过来，一时江上桅樯川流，洲上云树如烟。

去岳麓书院听讲各路学子络绎不绝，骑着来的马几乎把饮马池里的水喝干，有人描绘说：“一时兴马之众，饮池水立涸”，可见当时，听者之众。

有专家称，也正是从这次会讲开始，岳麓山真正成为一座名山，岳麓书院也因此成为中国四大书院。

今年秋天，我赶了一个早，特意骑车经橘子洲大桥，绕道湘江西岸，把“朱张渡”的“文津”和“道岸”找齐了。道岸牌坊长长的影子投射到了马路对面的湖南大学。有人在这影子下跑过，走过，穿过了历史。几百年，又有多少人从这边走过？两个月的讲学留下了什么？

距今约855年里的时光，像湘江河里的流水一去不复返。但肯定有些东西留下了，流进三湘大地，流进湖南人的血脉里，世代永存。

站在朱张会讲的同一位置，“泛舟长沙渚，振策湘山岑。”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如同泉涌。会讲的传播，成为湖湘文化的源头，滋润三湘，绵长亘古。



泛舟长沙渚，振策湘山岑

袁丽霞

傍晚的夕阳将天津的牌楼镀上了一层玫瑰色的光晕，给厚重雄壮的牌楼，增添了平静柔和之色。牌楼下有人在散步、健走、喝茶、跳舞，有人站在湘江边观夕阳、摄影……天津对岸的岳麓山顶，太阳如球，把半边天映照得辉煌灿烂。岳麓山却陷入了沉默的黑色。山下的湘江波光粼粼，挑染成了金黄色。橘子洲像一条巨鲸，似在往湘江深处潜游，将江面一分为二。江上不时有货船、游轮驶过，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诗句忍不住脱口而出，好像这是从自己心里发出的声音。

一家三口，戴着口罩，并排站在牌楼下，指点着牌楼上的文字交流。他们应是外地来长的游客住在宾馆里，傍晚就近走走，湘江边吹吹风，才对“文津道岸，往返东西，术业共千秋，遥想寅官理学；云气江声，绵延南北，风光招百岳，同挥健笔绘新图”的对联感兴趣。他们也对“湘江为旋，岳麓为琴，朱张弹出圣贤心”的话称颂不已。他们通过文字、建筑来了解长沙。

天津，文是文化的意思，津指渡口。位于长沙市湘江东岸的“文津”与河西牌楼口的“道岸”是为了纪念宋代两位理学大师朱熹、张栻而建成的朱张渡，他们在“朱张会讲”期

间经常在河两岸的渡口乘船往来，众多学子求学问道也多经过这两处渡口。

公元1167年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，携学生范伯崇、林择之随行，从福建崇安启程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抵达长沙。开启了长达两个月的讲学。朱熹讲学的地点位于湘江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西岸的岳麓书院。

城南书院位于长沙妙高峰下，始为南宋名相张浚的邸宅，建于1161年。其时，张浚之子，著名理学家张栻在此收徒讲学。因朱熹来访，与张栻共同讲学论道，城南书院声名远播，使得它千古常新，成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，成就了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毛泽东、谢觉哉、田汉、徐特立、何叔衡、蔡和森、任弼时……许多志向高远、才华卓越的师长和求学者。

距今约855年前9月的一天，秋高气爽，岳麓山林子里秋果落下，山下的稻田金黄，岳麓书院的大门打开。不到四十岁的朱熹，意气风发地穿过茅草丛生的小径到达南岸渡口。坐船绕过橘子洲，抵达天津上岸。迎接朱熹的是城南书院的张栻。

今天的天津牌楼面对湘江中路一侧，竖立着朱熹和张栻的雕像，记录了他们当年见面的场景。两位理学大师，长着长袍，朱熹手握

村路洒满阳光

袁道一

老家在湘中丘陵褶皱深处，进村出村一条破烂的马路，在记忆深处很多年，就像一根绳索不经意扔在稻香弥漫的田垄里，扔在水流奔腾不息的河滩上，扔在曲线并不玲珑的馒头似的山丘间，进进出出的人们疲惫不堪。

一条破败之路，我走了好些年。上初中跑通学，一年四季晨起暮归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跑啊跑，磨破了鞋子，磕烂了膝盖，摔坏了书包，流下了泪水，翻滚过喘息。特别是在雨雪季节里，泥泞似一条细碎的海，黏黏的泥巴如她伸出的手，力气源源不断地拉扯我前行的步履。费力地拔出，又深深地陷入，反反复复，上课的钟声响了，我还在这片莫名的海里好像迷航的小舟，使劲地满舵开足马力，也无济于事。累了，酸了，尽力了，沮丧了。当时，年少的心如头顶的苍穹灰沉沉，无限地裹一只无名鸟儿的优美滑翔，它们轻盈地掠过了一

段长路。

等到上高中，那是要背米去学校，走路更是举步维艰。远远地看到拖拉机扭扭拐拐地从后方驶来，我暗自欢喜，急忙站在路侧。在拖拉机擦身而过之际，抱起来袋子狠狠地朝车厢里砸去，然后撒腿拼命追赶。最后，双手抓住车尾厢门，灵活地翻身而上，娴熟得如同老电影中铁道游击队队员扒火车。成功了许多次，可扒拖拉机也不是每次都顺利，有一回当我抓住车厢门，拖拉机正好碰到一块大石头，猛烈地颠簸了一下，颠得我手一松，双膝跪在坚硬的地面上，两层裤子都磕破了，鲜血很快洒红了裤腿，使劲喊了几声，拖拉机不顾不顾地开远。这该死的破马路，我咬牙切齿地发誓要远走，一定要离它远远的。

我走远了，但不论走多远，我还是得回到村路上去，路那一头有年迈的父母牵挂我。参加工

作后，每年为回家总是受尽颠簸、泥潭之苦。特别是回家过年，挈妇将雏，还要携带各色物品，每一趟下来，不亚于难民之行。庆幸的是，时代的春风浩荡，不忘角角，更没有忘记这条破路。很快，那条狭窄蜿蜒的村路，已经不再是机耕道，拓展成了六米宽的水泥路。青灰色的，看起来有几分肃穆，但通畅顺达，路上的小车和摩托疾驶而过。拐弯处都设置有警示标志，每隔一段距离都没有晒不到淋不到的招呼站。尔后，大伙儿买起了汽车，最不济也有代步的摩托，穿梭不息的是车辆，带来的是方便迅捷。

如今，昔日破烂不堪的村路如今和城镇里的道路无异，曾经需要我从乡政府所在地行走一个小时到家的路途，开车不到十分钟，我就看到了父母满脸皱纹里溢出的笑意。笑靥里满是阳光般的温暖，那笑容也随阳光洒满了村路。

烟火可亲的文园

朱鹏飞

周末，华灯绽放。我从后门出来右拐，便上了林大路，往北走向。林大路上到处闪耀着霓虹的光彩。过了天桥，个个店铺门口灯火通明，灯光与烟火交织重叠、弥漫开来。我不得放缓了脚步。

年轻人摩肩接踵，在不同的店铺门口变换出不同的吃相。有站着排队的，有蹲着吃的，有相互交流开怀大笑的，有围成一个圈齐刷刷掏塑料袋里爆米花的，还有勾肩搭背边走边聊的……食物还没上桌，桌上食客更是形态各异，喝啤酒的在碰杯，盯着手机的在傻笑，自我陶醉唱歌的在敲碗边……他们吆喝着，放松一天的劳累，他们是附近高校的学生，有的则已步入了社会。

夜晚的倾心，是在这个不高档、不奢华的小摊吃上一碗米粉、一个串串、一杯薄酒、一捧爆米花……那份酣畅，是一种自由而恣意的幸福，比任何时候都满足。我不知不觉地闯入了这一年轻人的地盘，掺和着他们的热闹。

螺蛳记的螺蛳粉，远在天桥下，便袭来它特有的香味。浓郁的汤汁，标配上腐竹和酸笋，另加上一勺酸爽的萝卜粒。富有韧劲的粉条，一嚼一吸，特有的酸辣味充斥口腔，韵味十足。夏天的傍晚，曾有人正儿八经地请我在这螺蛳粉店。用手当蒲扇，手动风微来，大汗淋漓，酣畅快意。前面的烤肉夹馍，今晚生意还没上来，队伍不长。如果赶上用餐高峰期，还能看到店员切馍、配菜、夹馍和装袋等一系列连贯而又利索的动作。这里曾忙到顾不上收银，学生仔子在桶子里自助找零钱。现在方便了，微信扫码发声音，店家用耳朵来收银。

香甜酸辣咸苦，蒸煮炸炒煎烤，风味俱全，样样都有，引得食客如云。烟火捧起了夜晚的温柔，似一缕柔风，成为年青人心头抹不去的诱惑。油嘴滑舌后的演说，人声鼎沸中成为最动人的誓言，成就了多爱情。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夜市，渐渐进入高潮。一群又一群年轻人把口福安放在长长的队伍中，有的截住边走边走的路人打听：“你这个好吃的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买？”

烤面筋、炸物社里的美食都曾吃过。突然眼前一亮，烤苕皮包肉末。我问：“苕皮是什么？”老板娘盯着火炉，忙得头都不抬：“红薯淀粉做的，好吃，你试试。”突然想起遥远的事来，顿感口中生津。幼时在农村，秋收后家家户户将红薯打碎，滤出淀粉。沉淀出一块块乳白色淀粉，晒干用来做粉丝。母亲会抓一块干淀粉放水搅拌，撒点盐，打个鸡蛋，继续搅拌成很稀的糊糊。烧红的锅里涂上猪油，将糊糊倒锅里，转动火上的锅，稀糊糊流向未开发的“领地”，摊成薄薄的淀粉皮。再涂点油，两面翻动，一张油滴滴透透的红薯粉皮大功告成。“故人”换个名字就不认识了，我要试一个烤苕皮。老板娘认真地烤着，没几分钟就递给我。苕皮香、肉香合二为一，似浓郁的乡愁，直钻鼻子。尝一口，麻辣鲜香，软糯弹口。我赶紧躲进灯光的暗处，狼吞虎咽，三下五除二就塞进了肚子。要不是有点烫，估计速度会更快。

吃完苕皮后，我折返买了一盒陕西甑糕。肚子实在装不下了，提着它往北继续前行。到了青园路和林大路交叉处，打算横过马路。抬头，对面石碑上的“文园”勾起了我万千思绪。

三十年前，我在此求学三年，那时这里名叫“烂泥冲”。青园路弯弯曲曲贴着铁道学院的围墙进来，南北向的路在此拐成了东西向。路南边是水库，水库南岸是山冈，南高北低。雨天，水库里的水淌过青园路向北流。晴天，我偶尔沿青园路往南走走，鸡鸣犬吠，听说这片曾是畜牧农场。

那时，水库边刚刚新建了一排平房，开着亲民的饭店。刚入校时，寝室里实行AA制，五元能搓一顿饱的，毕业时涨到了十元。烂泥冲烟火可亲，现在竟成为附近学子的后花园。但晚上少有宵夜，局部有点微弱的灯光，大多境地黑灯瞎火。

烂泥冲在岁月中蜕变，已高楼林立、商铺栉比，惊艳了时光。填平的水库成了学子挑灯夜读的场所。我仿佛还看到那些农场工人换装锦衣夜行，脚步轻盈。曾经的高校、成人干部学院、民办高校、中专，有的消失了，有的升格了，也有的合并了，大浪淘沙成为三所响当当的大学。文化底蕴沉淀在这块风水宝地，这里是传播文化和文明的源泉，故名文源街道。我家现在就住在文源街道状元城社区，古有状元邸，顾名思义，文蕴更上一楼。一脉传承的后花园，人流如织，闹市中喧嚣、热闹非凡。“文园”立碑之地算得上文源街道的核心位置，谐音梗，又语意双关，左手烟火右手诗书，一半烟火，一半清欢。偶怀心事的夜晚，轻轻走进文园，烟火升腾了青春情谊，酿成了岁月香醇。

一段烟火，落在哪里都是归宿。心中有灯光，照到哪里都是前程，眼中有烟火，落在何处皆是真爱。

长沙县自然资源局迁坟公告

[2022]019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项目用地，长沙县人民政府分别于2021年1月14日发布《征收土地公告》（2021）第017号；2021年1月29日发布长沙县政府《征收土地公告》（2021-025号）。现发布长沙1000千伏变电站建设项目用地迁坟公告，具体位置是：长沙县安沙镇黄桥村付家村组、猫形山组、姚老屋组、道仁塘组、如意塘组、唐家组。

现因建设项目需要，请位于上述拟征地范围内的坟主，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30日内，速与安沙镇拆迁办联系，办理迁坟手续，逾期未迁的坟墓，将视作无主坟，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人：杨先生 18390862609 郑先生 13974991868
联系地址：安沙镇拆迁办

长沙县自然资源局
2022年11月7日